

文化中国行

甘肃漳县：探寻千年盐井中的“活化石”

漳水河畔，盐香千年。在漳县这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上，盐不仅是舌尖的滋味，更是一部镌刻在井盐里的文明史诗。当晨曦掠过盐昌寺的飞檐，我们循着斑驳的盐渍印记，走进漳盐文化的基因库——漳县盐昌寺，揭开盐娃娃与盐刮刮这两件盐中瑰宝的神秘面纱。

如今，“盐娃娃”和“盐刮刮”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，但它们却成为漳县盐文化的重要象征。在漳县盐史馆，这些盐块被精心保存，供游客参观。它们不仅是漳盐生产的见证，更是当地

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当夕阳光辉为盐史馆的瓦当镀上金边，“盐娃娃”棱角间的岁月包浆愈发清晰。这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盐之精灵，不仅是漳盐生产的副产品，更是漳县文化的

瑰宝。它们见证了漳盐的兴衰，承载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记忆。如今，这些“活化石”正以新的形式，继续讲述着漳县的故事，传承着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基因。（原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甘肃频道）



在漳县这片被岁月深深眷恋的古老土地之下，隐匿着一口享有“天下第一井”盛誉的盐井。它宛如一位跨越千年时光的不朽老者，自遥远的秦朝缓缓走来，步履蹒跚却又无比坚毅。岁月更迭的壮阔篇章，它皆一一见证。岁月的沧桑在它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。

回溯往昔，那是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、热火朝天却又秩序井然的劳作画面。当第一缕晨曦洒在这片土地上，盐

延伸阅读

天下第一井

汪海

工人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技艺传承，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专注。他们熟练地操作着工具，小心翼翼地将卤水从深邃的地下汲取而出，引入精心特制的容器之中，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在对待世间最为珍贵的宝物。

随后，灶膛内燃起熊熊烈火，宛如一条舞动的赤龙，将整个熬盐的场地映照得通红。在氤氲升腾的热气与肆意跳跃的火苗相互交织之中，一场奇妙的转化悄然发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卤水在高温的作用下，水分逐渐蒸发，晶莹剔透的盐粒逐渐成形，恰似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而成的璀璨明珠。

这些凝聚着盐工们心血与汗水的盐，宛如生命的琼浆，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广袤的陇原大地。它们沿着古老的商道，穿梭于繁华的城镇与宁静的乡村，

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。无论是简单的家常便饭，还是丰盛的节日宴席，都离不开这些盐的点缀。它们成为当地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，更在经济交流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支撑着一方百姓的生计。

如今，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制盐工艺脱胎换骨，现代化的制盐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，它们迅速取代了昔日的传统方式。巨大的机器轰鸣作响，自动化的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行着，仿佛在向世界展示着时代的力量。

然而，这口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无数记忆的盐井，却依旧稳稳当当地伫立在原地，犹如一座丰碑。它以岁月为笔，以历史为纸，静静地向每一位慕名而来的到访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，让独属于漳县的盐脉故事，重新绽放着璀璨的光芒。

谁持彩练当空舞

张得福小说简析

完整的“盐刮刮”像倒扣的小锅，颜色白里泛青，靠锅一面呈焦黄色（新锅呈青灰色）。以前，私人制盐时，“盐刮刮”大都是用水泡开了掺在卤水中重新熬制；也有穷人到盐锅巷里捡回去后捣碎食用，甚至碾成粉状运到边远山区低价卖掉，后来的国营盐厂一般将其当作废物处理了。

存，体现生活与时间的变奏。《狼渡滩》从一个侧面表现女性的原始欲望，是对女性复杂性格的考量，只不过隐于优美的风景里不易觉察。得福的手法灵活，既有现实的解读，又有魔幻的表达，并把意识流等融于其中，魔幻手法是用得最多的，也是最吸引读者的，代表作是短篇《空》《上班之路》，中篇《追魂鸟》。对魔幻手法，《背麦人》通过抑郁症患者的幻想展示，场景明确；《数火车》用梦境和挤压时间过往的火车来展示，运用隐蔽。用灵魂视角审视生活是另一种魔幻，集中表现在《昆仑血》《清凉寺的钟声》《追魂鸟》里。《昆仑血》借魂魄讴歌戍边热血男儿的爱国家爱和牺牲精神。《清凉寺的钟声》从纵深处写农村人的悲欢离合，表达了魂魄对故乡难舍的爱，黑子狗对魂魄的感应给小说浓郁的抒情性，清凉寺三次温情的钟声，给读者推送无穷的遗憾和疼痛。《追魂鸟》八节内容从六个层面展开，六个人物先后自我介绍，多片段组合小说。写老易尸体的哭喊与痛苦、乌鸦的行为、最后追到别墅的血腥，极尽魔幻之能事，而乌鸦是贯穿全篇的魔幻线索。写灵魂，《昆仑血》悲壮，《清凉寺钟声》凄婉，《追魂鸟》辛辣。

《空》依照“我”的讲述展开，苍凉的悲歌，美妙的描写，与洞中的寒与脏对照分明，少年、睡罗汉、抽烟人是主人公的人生三维度，用魔幻手法隐喻了生命主题。《上班之路》想象奇特，历史和现实碰撞，上班之路，是人生之路，给读者思考空间。

得福的小说想象奇特。用通感手法，表现声音画面；用身边物相，比喻新奇亲切。有古诗之境。用美景示悲情，推动情节发展。

得福用心血写着小说，作品精心的建构避免了平铺直叙的视觉疲劳，魔幻和意识流等手法引人入胜，古典语言配上恰切的方言，有文学性；渗透大量的知识信息，有文化味。长篇《呓城》用平行镜头，电影里暴力让伊拉克人哑口无言；现实中肉欲让小城荒谬、空虚；呓城成最大的象征。小说拥有深刻，先后斩获省市大奖，实至名归。

得福主攻长篇小说，近期力作约二十万字的《兽王》集中运用魔幻变形、时空割裂、人称转换、象征叠加、动物群体视角等先锋技术，以十多种动物的意识流动冲击读者，极尽创新之张力，用诗歌、散文、戏剧、书信、赋笔等文言样式散写小说氛围，效果极佳。

谁持彩练当空舞，唯有坚持望河山，得福也！

艺术评论



林山春晓 (国画) 杨振清作

明清时期的渭源木雕

杨世明

位于鸟鼠山下的渭源山区，在千山万壑中有许许多多黑白相间、高低错落的古民居。当人们驻足一个深宅幽巷，无不为其精湛的雕刻艺术感到惊叹。虽然百余年来经历了兵燹战乱、风雨剥蚀，但仍有很多雕刻精品奇迹般地幸存下来。如今，明、清时期渭源的“砖、木、石、竹”四雕如四朵奇葩，向人们展示着丰厚的历史文化。

渭源的木雕作为建筑的装饰，不仅在门窗上，古祠堂、寺庙、书院及民居的梁头、柱托、斗拱及至床榻桌椅茶几梳妆台、橱柜以及厢房的拼花栏板，四合院屋檐下的挂络，无处不是雕刻精细、玲珑剔透。形式上有浮雕、圆雕、透雕等多种，有的多层重叠，深可达十厘米。有的图案中的门、窗竟还可转动。这些木雕浑朴自然、和谐严谨，其布局之奇巧、雕镂之精细，令人拍案称绝。表现题材也很广泛，有神话演义、历史传说、山水田园、蔬菜花卉、禽鸟走兽等等，梁头、柱托、挂络上时常是镂空雕刻一些诸如狮、鱼等动物或龙凤、麒麟等象征性的艺术形象；而在门、窗窗棂上则多是一些带有情节性的图案，从中可以看到百姓衣食住行以及耕读、游牧、狩猎等多层次的社会剖面。八宝和博古以及福禄寿禧等表示吉祥如意的题材也很常见。

近年来，省内外建筑学家纷纷来渭源考察，观察到渭源古民居集中的村落，历史上都是一些商贾富豪聚居的村庄。因而研究渭源木雕艺术发展的历史，不难看出与

渭商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从明代成化年间到清代乾隆时期是渭商发展的鼎盛时期。这些富商回乡修建祠堂、宅地往往不惜重金。由于商人的政治地位不高，其府邸自然不能与官邸的豪华、宏大争雄，只有在典雅、工丽和奇巧玲珑上另觅蹊径，这样就为木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。也许这正是渭源木雕能在全市独树一帜的历史原因吧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渭源是赵安人的故乡，自古重儒，渭商也多是“弃儒从贾”的，他们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，客观上为木雕装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单纯的装饰性图案已不能满足需要，一些反映“忠孝节义”等伦理道德观念的题材也就自然融进了木雕，丰富了渭源木雕的艺术语言。木雕中诸如岳母刺字、孔融让梨、季子挂剑、王祥求鲤这类表现文人清高气节的题材也有很充分的表现。

渭源木雕与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等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是这些木雕作品的作者，却是一些地位低下的受雇的民间匠人。这些民间雕匠，常常在主人建房的前三年就被请来，然后按主人的意志进行雕刻。正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术家，以他们那无与伦比的创造才能，丰富了我国民间艺术的宝库。今天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渭源木雕这颗明珠重又闪现出熠熠光彩。

史海钩沉

陶冶天下 物华定西

距今5000年左右，陇东地区因空间限制、人口聚集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同时，陇西却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社会发展道路。这里向西向南还有大片未开垦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坡地、高原、绿洲，增加的人口只会不断向外迁徙，而不是从内部形成文明社会。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家窑文化仍然是相对平等的氏族社会，盛行彩陶这种热烈奔放的“平民的艺术”，我们会看到因马家窑文化的扩展影响，而形成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，可称之为丝绸之路前的“彩陶之路”。

距今5000年左右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从甘肃中部向西、向西南长距离扩展。向西沿着河西走廊西进，最西到达甘肃酒泉照壁滩等地。向西南偏东的一支，通过后世所谓“藏彝走廊”，扩展影响到四川西北部和云南等地，并从川西北山地下到成都平原，成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前身；向西南偏西的一支，踏上青藏高原，与当地无陶土著文化融合，形成青海共和盆地的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和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，甚至还曾一度向南向西远距迁徙。在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反过来，马家窑文化陶盆上的彩绘舞蹈纹图案，东乡林家的青铜刀，也都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。

距今4000多年以后，流行彩陶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、马厂类型继续西行，马厂类型已经抵达新疆东部哈密地区。东疆这些彩陶文化，包括农作物黍等，进一步扩展至天山南北，甚至传播到中亚等地。而甘青等地所见锯齿纹彩陶、尖顶冠形符号，绵羊、黄牛、小麦，甚至青铜器技术等，也都先后源自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区，并通过甘肃传播到中国中东部各地，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

马家窑文化的扩展影响

韩建业

可以说，正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向西向南的拓展影响，使得中华文化得以有机会和西方文化接触，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，决定了此后的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，还使得河西走廊、青藏高原、新疆、云南等地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逐步融入“早期中国文化圈”，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西部基础。（本文节选自《甘肃日报》〈从远古走来的甘肃〉一文，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）

宋景贤新作《日新集》在定西首发

新定西·定西日报（记者杨晓军）近日，定西籍人士宋景贤新作《日新集》——和自己的良知对话在定西市安定区首发。该书以日记体形式，记录了2019年—2024年间作者的心路历程，字里行间蕴含着为人处世的朴素哲理，既有对人情世故的思考，也有对信念良知的坚守。

《日新集》——和自己的良知对话，历经30年积淀酝酿，在积累了厚重的人生经历后，宋景贤自2019年起以随笔形式记录每日感悟，历时6年时间的积累，终于编著成书，可谓字字珠玑、发人深省；

犹如“心灵解药，洗脑清流”，为顺境者以鞭策，予逆境者以激励。该书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心灵独白，更是引领读者汲取智慧与力量的精神食粮。能够启迪读者在纷繁世事中保持内心清明，践行知行合一，是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佳作。宋景贤博览群书，兼具细腻心灵与深刻哲思，曾投身军旅，后转业地方，始终坚守初心，30余年坚持公益慈善，事迹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。

文化简讯

在烟火人间中寻觅温暖

——读丁立梅的《人间缓缓》有感

李洪芳

在这个车水马龙、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我们总是在匆匆地赶路，却忽略了身边的美好与温情。当代作家丁立梅的《人间缓缓》就如同一股清流，缓缓流淌在我们心间，提醒我们放慢脚步，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温暖与美好。《人间缓缓》共分为五辑，收录暖心治愈散文七十余篇。书中的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人物都仿佛是我们身边熟悉的身影。

丁立梅写市井人生，写街头巷尾的小商贩为了生计奔波的身影，也写他们在疲惫生活中依然怀揣的梦想；她写乡村田园，写春秋秋收，四季更迭中大自然的馈赠，也写农人们对土地的深情与敬畏。这些平凡的人与事在她的笔下变得生动而鲜活，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，也感受到生活的向往与希望。

在“花开在野”这一辑，丁立梅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四季花草的变化，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都在她的笔下获得了生命，它们不急不躁、静静绽放，完成着生命的轮回。而“人间缓缓”这一辑则更多地关注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。丁立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。

丁立梅在与书之间融入了自己对读书和旅行的感悟，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个充满诗意的世界，让我们



在忙碌与喧嚣中找到内心的安宁。丁立梅的文字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内心深处被遗忘的角落。她提醒我们，人间虽缓，但温暖常存。一朵花的绽放、一场雨的飘落、一次亲人的相聚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一瞬间，其实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珍贵礼物。

这本书教会了我们珍惜，也让我们学会放慢脚步，与自己和解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。我们不妨放慢脚步，在工作之余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；在周末的时光里，与家人漫步公园，感受亲情的温馨；在假期里，背上行囊，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，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神奇。

读书